



今年“五一”假期的第二天,我开启了“冀中三日”之旅。

冀中是河北省中部平原地区的简称,是著名的敌后抗日根据地,这里诞生过无数英雄传奇,也涌现出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。《风云初记》《红旗谱》《烽烟图》《烈火金刚》《敌后武工队》《地道战》《小兵张嘎》……那些激荡人心的小说或电影,陪伴了我的成长,也让我对冀中这一英雄传奇的发生地充满向往。

通过阅读与冀中平原相关的文学作品,我了解到王林、孙犁、梁斌三位作家,他们都曾在省、市文联或作协任过职,在天津度过了后半生,并且都是冀中子弟。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,他们在家乡加入共产党,在战火中成长为冀中文化战线的旗帜性人物。其中,孙犁早年即凭《荷花淀》《风云初记》《铁木前传》等名篇奠定了文学家地位,新时期更以思想性、艺术性兼备的《耕堂劫后录》,让“现代文学大师”的称誉实至名归;梁斌于1957年出版的《红旗谱》是“三红一创,青山保林”八大红色经典之一,连同之后出版的《播火记》《烽烟图》,被称为北方农民革命斗争三部曲;王林的长篇小说《腹地》被孙犁誉为“民族的苦难图”,2009年王林百年诞辰之际,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了纪念活动暨七卷本《王林文集》研讨会,且随着王林手稿被发现、整理,十卷本《王林日记》作为研究资料备受关注。抗战烽火中走出的他们,在冀中留下征战足迹,也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。

按照策划的自驾路线,5月2日中午,我们到了王林家乡衡水大柳林村,感受七七事变后,王林聚起“抗日锄奸团”的大环境——家乡的滏阳河,茂密的树林,遍地庄稼的田野,都曾是他们熟悉的战场吧。

到孙犁家乡安平县,我们首先参观了位于台城的全国“第一个农村支部展馆”,从中了解到:上世纪20年代,共产党就在冀中广泛播下革命火种,1924—1928年,冀中的中共县级或联合县委员会达到七个,1923—1927年,仅安平、饶阳、深泽三县,党组织领导建立的农民协会等群众组织,即达三十多个,为十年后冀中全民抗战打下了群众基础。

从展馆出来,我们赶赴孙犁故里孙遥城,村左侧便是“孙犁文化广场”,中间有汉白玉的孙犁半身雕像,他那深邃的目光中是对这片土地的无尽

小时候,家里的鸡鸭鹅都是放养的。早晨天一亮,母亲就打开圈门把鸡鸭鹅全都放出来,两只大鹅还算矜持优雅,东瞅瞅、西看看,迈着四方步不紧不慢地朝河边走,下水前的几步也是稳稳的,入水后便伸着脖子长歌几声,充满了仪式感,“白毛浮绿水,红掌拨清波”,好有诗情画意啊。两只鸭子可是不管不顾,出了圈门,撒开脚丫便唧唧喳喳往河里赶,扑棱棱下饺子般跳下河,很快便与邻家的鸭群会合到一起。那鹅不吃腥腥,只吃水草,这河里丰富的鱼虾便成了鸭子们独享的美食。

家里养鸡不太在意品种,九斤黄、芦花鸡、白洛克、笨鸡等,啥品种的都有,颜色也极不统一,黑的、白的、黄的、花的。不过,管它什么颜色,只要能下蛋就是好鸡。这些鸡不像鸭子出圈就去找伙伴儿,它们反而不太愿意成群结队,喜欢单独行动,或爬上柴垛,或溜达到河边,有的甚至飞到了树上。柴垛的麦秆底下残留的麦粒,河边地头的野菜、野果子,树上和葡萄架上的叶子、果实、虫子,都是鸡爱吃的。

家养的鸡一般就在附近觅食,也不走远,家里人出来进去都能看到它们,将吃剩的山芋、土豆皮等,随手扔过去,一会儿工夫就让它们吃净了。偶尔也有几只陌生的,大人们也都能认得出,这是高娘家的大芦花,那是刘婶儿家的九斤黄,都能叫出鸡名。放出去的鸡鸭鹅都很有时间观念,一到傍晚,一只一只摆着身子、扭着屁股各自归巢。这时候,母亲将野菜、麸皮麦糠、剩饭剩菜搅拌好作为饲料,倒在食槽子里。鸭鹅进圈、鸡上架,这是一顿象征性的晚餐,它们实在是吃不下了。母亲之所以这样做,可能就是为了第二天早晨,能听到“咯咯哒”“咯咯哒”母鸡生蛋的声音。

母鸡下蛋是有规律的,基本上是下两个蛋歇一天,算下来,一只母鸡每周能生产四五个鸡蛋。平时看母亲大大咧咧地把鸡鸭鹅撒出去就不管了,实际上她是很用心的,对家里养的二十几只鸡了如指掌,每天里里外外忙乎时,眼睛会时刻留意着每只鸡的动向。到了产蛋季,每天一大清早,鸡窝里就有热热乎乎的鸡蛋了,因为开始不知是哪只鸡下的,母亲可就不像以前那样,打开鸡圈门由它们撒丫子,而是挨个过筛子,摸摸屁股若是软软的,说明是下过蛋了,就放出去,反之就收回鸡窝,等下完蛋再放出去。

什么季节开始下蛋,哪只鸡产的蛋多,母亲都能记个八九不离十,如果哪只鸡连续下了三四个蛋,她会寻上几只虫儿给它补补,算是奖励。这期间,母亲对产蛋的鸡鸭格外上心,毕竟,这些蛋可以卖钱、换粮票,是家里过日子的经济来源,能帮家里一大堆孩子改善伙食。

那个年头,能吃上一个鸡蛋、炒鸡蛋,可是件幸福的事儿。说起吃鸡蛋,家里九个兄弟姐妹,就属我吃得多,还真不是我在家里多受宠,而是因为我从四五年开始,每年冬天都爱犯气管炎,整宿整宿地咳嗽,一咳就是冬仨月。七

爱恋。前行不远,见墙上大字书写着“梦中每迷乡路,愈知晚途念桑梓”。孙犁年少时离家读书,正值青春岁月便告别家人走上战场,晚年常念家乡,这诗句正是孙犁的心绪写照。

孙犁故居是仿原格局在新址重建的,虽是初次到访,我对眼前的一切却不陌生,大门处是先生笔下多次写到的冀中的梢门洞,左边院落是他在《住房的故事》里写到的:老人们从盖正房到厢房,再筹划外院,盖起牲口棚、草屋、碾棚、磨棚,再圈起围墙,安上大梢门,才具备富农规模。房子盖好不久,孙犁就走上抗日战场,一去八年。妻子和年

我们看了当地媒体采访他的视频,讲的是他年轻时想让大伯帮助他参军或解决工作,孙犁都没同意。这正是孙犁的风格,不会向组织提任何额外要求。交谈中得知,去年的7月11日,即孙犁逝世22周年的日子,孙犁夫妇的骨灰在文化广场后面的梦归园入土为安。我忽然想到:5月3日,正是孙犁先生农历四月初六的生日!二进孙遥城,有了独特而难忘的意义。

从文化广场西边路口北转,右侧就是梦归园。小园简洁宁静,中有黄色小亭,这就是孙犁先生的安眠之所了。我在心里默默祈祷,愿大师在天之灵,永远佑护他深爱着的这片土地。

之后,是到杨各庄寻访多次救过王林的堡垒户后人,再到孙犁协助王林编辑《冀中一日》的南郝村。按导航向北行驶不久,开过一座桥,耳闻水声湍急。我想到孙犁写过家在滹沱河南岸,忙停车观看。只见自西南而来的河水在宽阔的河床里奔涌,桥西侧有落下的闸,河水至此如入壶口,跌宕而下,轰鸣着从桥下十孔桥洞倾泻而出,翻滚着向东北而去。见西侧水边有打鱼人,我们上前打听,果然脚下就是滹沱河。它是冀中重要的河流之一,也是英雄的河流,在它身畔发生过无数抗日英雄传奇。我在孙犁晚年的文字中,看到滹沱河已干涸,曾引为憾事,谁知二进孙遥城,寻访前辈抗战足迹,竟得以饱览滹沱河之壮美,真是意想不到的幸事。

继续前行不久,一道长堤横在面前,这是滹沱河北大堤。按导航向左上了大堤,约十分钟后,进入杨各庄的一条街道,两边多店铺。我们进了一家诊所,打听当年救过王林的堡垒户后人,诊所大娘不知,但说这条街上住着一位百岁老人何大爷,并热心带我们前去寻找。老人的儿子何大哥听了我们的来意,把何大爷请出来。再次意想不到的是,现年102岁,于1941年入党何大爷,记忆力仍然很好。抗战时,他是村剧团的演员,和王林很熟,新中国成立后还多次到王林在天津的家。何大爷讲了当年和另一村民配合县大队一队员,将进村扰民的一个鬼子杀死后扔进滹沱河的旧事,又讲了村里的李国英联系在炮楼里当翻译的小叔子,里应外合端了敌人血债累累的角邱炮楼,被捕后坚贞不屈,被日寇残忍杀害的英雄事迹。在王林书中读过的这段往事,而今听亲历者讲起,令人激动不已。

问起当年救过王林的堡垒户,何大哥说,那是张文法家。他将张文法的小儿子张志广请了过来。张文法当年是抗日村长,村抗日剧团就是他出资兴办的。曾任火线剧社社长、冀中文建会副主任、文协主任的王林,参加抗战不久就把张文法家作为堡垒户,常来常往,进行抗日宣传活动。张文法的母亲弓寿德老人,深明大义,曾在村里兴办女子学校,和女儿张文英一起担任教师。抗战爆发后,张文法举家支持抗战,王林还认了弓寿德老人为干娘。为掩护来往的抗日人员,张文法还在家中后院挖了地道,方便王林进出,村里人都不知道。张文法的妻子杨淑慧稳重细心,王林还要求情况紧急需钻地道时,盖板掩藏必须由她来做。

一次,鬼子突然进村,王林已来不及下地道,情况危急。弓寿德老人临危不乱,让家人赶紧随她进南屋,嘱咐口音不对的王林别说话,敌人若问就说是娘家侄子来探病的。脸色发黄、身材瘦弱的老人躺在炕上,额头盖条毛巾,很像病人。王林手提水壶,和家人围在炕前。敌人进外屋后挑开门帘,见一家子围着个生病老人,没进屋就走了。听着敌人走远了,王林“扑通”一声跪在炕下喊了一声“娘”,说:“您就是我的亲娘啊!我十几岁时娘就过世了,您就拿我当您的三儿子吧!”说到这里,志广大哥流了泪,我们也听得热泪盈眶。

张志广的三姐张珍通过弟弟和我建立了联系,使我了解到张文法一家更多的故事。作为村里当时的富裕户,他们为抗战出钱、出粮,又是坚强的堡垒户,当时冀中区领导人吕正操、黄敬等都到过他家。为掩护王林,张珍的两个哥哥夭折。一次是在孩子半岁时,正值炎夏,母亲杨淑慧因敌人来得急,匆忙把孩子放在前院房屋间的过道,便马上赶到后面藏起王林,和家人一起应对敌人突袭。因过于紧张,敌人走了一阵之后,她才想起前院过道里的孩子,赶过去时孩子已因暴晒而死。另一次是孩子出生不久,在外打游击的王林回到张家,冬天还穿着单衣,杨淑慧晚上到有火盆和油灯的婆婆屋里,给王林赶做棉衣,天亮时回到自己屋,发现出生不久的孩子因没有大人照管而被冻死。现在的二哥,也因当时父母忙于抗战,得病后未及时医治,导致终身耳聋。对这个为抗战作出重大牺牲的家庭,王林称之为“革命家庭”,与之结下了血肉深情,他也因此被称为“安平人民的儿子”。

曾任冀中军区司令员的吕正操将军,在《冀中回忆录》中说:“作为一名曾经长期生活、战斗在冀中地区的老战士,我对那里的人民,对那里的河流、村庄、田野,甚至一草一木,都是深深怀念的……冀中人民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我们,培育和壮大了子弟兵。”这是对冀中人民的深情赞颂。

从杨各庄出来,已是下午两点半。经何大哥他们指点,我们赶赴滹沱河南岸的南郝村。1941年年初,为更好地反映冀中人民的抗日斗争情况,冀中区党政军决定开展“冀中一日”写作运动,这一天定为5月27日。随着宣传动员工作的深入,站在抗战前列的冀中军民,对胜利充满信心,纷纷踊跃参加。由冀西山区回冀中探亲的孙犁,被组织者王林留下,在南郝村帮助编辑稿件,并根据编辑稿件,写出《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——给〈冀中一日〉的作者们》,连载于冀中军区《连队文艺》和晋察冀《边区文化》,1942年,由冀中建会油印出版,后又多次再版。

下午三点多到了南郝村,我们打听村里有没有经历过抗战的老人,又遇意外惊喜——有一位96

冀中三日

南北萍



迈的父母带着孩子们历尽危难。孙犁的《荷花淀》《嘱咐》等篇章里,有妻子等家人的影子。

进入正房,堂屋后墙处的条案上,摆放着孙犁半身铜雕像,墙上挂着“富贵吉祥”中堂画,两边对联写着“荆树有花兄弟乐,砚田无税子孙耕”。这一画一联,正合孙犁父亲为人治家的风格。正房里是“大师的足迹——孙犁生平创作展”,两侧厢房,分别为荷花淀派文学资料室和孙犁生前生活用品展室。那些俭朴的书柜、桌椅,那些版本众多的大师著作,那些角度各异的研究论著,正是对墙上悬挂的孙犁手书“大道回”的最好诠释。

参观完故居后,已到傍晚,未及细看村貌。可这是《风云初记》里的故乡啊,几百里冀中寻梦,怎能来去匆匆留下遗憾?于是我们决定,转天要二进孙遥城。

二

5月3日上午重返孙遥城,亲切感油然而生。向村民了解情况时,竟意想不到地巧遇了孙犁先生的堂侄。孙犁举家迁津后,回家乡时总是住在他家,他也曾到天津照顾过大伯。在他的手机上,

岁那年冬天,我实在咳得厉害了,打针、吃药都不管用。母亲不知从哪儿寻来个偏方,说是每天晚上,在放了红糖、姜丝的水里煨煮一个荷包蛋,睡前吃下,百日后包好。每天能吃一个鸡蛋啊,我暗自高兴,原来生病还能有这等特权。起初还觉得挺好吃,可吃着吃着就腻了,一看到这甜腻的荷包蛋就想吐。记不清是否吃了一百天,也不知道是这偏方真有功效,还是随着年龄增长我的体质增强了,反正气管炎真的奇迹般地治好了,再也没有复发过。

照管好下蛋的鸡,母亲已是尽力了,但还是有百密一疏的时候。村里隔一段时间,就会有专业人来收购鸡蛋。那天,母亲提着攒了十来天的一篮子鸡蛋去卖,收蛋的小伙子直夸:“婶儿,您这次的鸡蛋个儿挺大呀!”这时,母亲才发现,家里小笨鸡产的红皮略小些的鸡蛋只有一两个,这小笨鸡可是勤下蛋的呀,一周最多歇一天,这是怎么回事,会不会丢蛋了?

老人们都说,可不能让母鸡丢蛋成了习惯,一旦发现得马上圈起来矫正。第二天,母亲就把小笨鸡圈了起来,还真见效,一个星期,小笨鸡下了六个蛋,可看着同伴们在院子里撒欢,急得这小笨鸡在鸡圈里直打转。母亲心想,小笨鸡被训练了一个多星期,应该是没问题了。那天一早,待小笨鸡下完蛋,母亲便将它放了出来。小笨鸡出鸡圈的那一刻,撒欢似的连飞带跑,不一会儿就离开了母亲视线。一整天,母亲都留意着自家的鸡刨食、嬉戏,可就是找不见那只小笨鸡,直到傍晚也没见它回来。母亲指挥着我们房前屋后分头找,依然不见踪影。母亲说,不知是跑去哪个邻居家了,在那住一宿也许明儿就回来了。可是,过了一天、两天、三天,小笨鸡还是没回来,家人一致认为是喂了黄鼠狼了。

老人们都说,可不能让母鸡丢蛋成了习惯,一旦发现得马上圈起来矫正。第二天,母亲就把小笨鸡圈了起来,还真见效,一个星期,小笨鸡下了六个蛋,可看着同伴们在院子里撒欢,急得这小笨鸡在鸡圈里直打转。母亲心想,小笨鸡被训练了一个多星期,应该是没问题了。那天一早,待小笨鸡下完蛋,母亲便将它放了出来。小笨鸡出鸡圈的那一刻,撒欢似的连飞带跑,不一会儿就离开了母亲视线。一整天,母亲都留意着自家的鸡刨食、嬉戏,可就是找不见那只小笨鸡,直到傍晚也没见它回来。母亲指挥着我们房前屋后分头找,依然不见踪影。母亲说,不知是跑去哪个邻居家了,在那住一宿也许明儿就回来了。可是,过了一天、两天、三天,小笨鸡还是没回来,家人一致认为是喂了黄鼠狼了。

少了一只鸡,生活还是要照旧,那只小笨鸡也渐渐被大家淡忘了。转眼又到了九月,早晚天气凉爽了许多。那天傍晚,哥哥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点上了一堆稻草熏蚊子,姐姐们搬桌子、摆凳子,全家人围着小方桌,边吃晚饭,边数着归巢的鸡鸭,聊着一天的所见所闻。晚饭快吃完时,母亲起身去鸡圈数鸡,这时,我们不约而同地听见院篱笆外有“叽叽叽”的鸟叫声,声音越来越近,很快到了院门口。我们惊奇地发现,小笨鸡在门口探了个头,就像个犯了错的孩子似的,憨憨地站在那里,想进又不敢进的样子。

“妈,小笨鸡回来啦!”我们边喊边拥到门口,想把小笨鸡请进来,这一看不要紧,我们都惊呆了,这小笨鸡的身后,竟还跟着一大群小鸡雏。原来,刚刚听到的不是鸟叫声,是这群小鸡雏的叫声,这毛茸茸的一群小家伙把我们的心都“萌化”了。小笨鸡当了母亲,带着孩子们回家来了。

这么一来,家里鸡的数量翻了一番。

本版题图

张宇尘

旧时鸡事

江芝梅



好大一场雪!

胡大紧了紧棉袄,浑身依然透着一股寒意,尽管躲在街边的树下,身上还是落满一层雪花。胡大嘀咕道:“人倒霉真是喝水都塞牙,天公不作美,偏偏今天下了这么大的雪,这不是要人命吗!”

如果这么一直等下去,确实会要了人命!小镇上的旅馆早就关了门,这个时间也没有回城里工地的公交车了,可是这么晚了,刘君卫还没有回来。他望了望前面两百多米远的别墅,依然一片黑暗。

天黑前,他去敲过门,屋里确实没有人。当然了,他也没有刘君卫的电话,他一个小小的农民工,怎么可能会有大老板的电话?

只能等了。要是刘君卫今晚不回来,他岂不是要冻僵?他咬咬牙,只能听天由命了。

也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,前面突然来了一束汽车的光亮,在白晃晃的雪地里,显得不那么明显,却给了胡大希望。是刘君卫回来了?

车子从胡大的身边经过,转过拐角,雪光下的车牌号让胡大心跳加速:是刘君卫的车子!回来了,终于回来了!

胡大站的位置,是一个三岔路口,无论刘君卫从哪一个方向回来,都逃不过他的眼睛。胡大伸手摸了摸包里的板砖,一阵凉意瞬间传递到手指上,这块板砖是为刘君卫准备的。

等到刘君卫进了家门,他就会过去敲门,然后举起板砖……

可是,车子突然停了下来,刘君卫下了车,踩着积雪,向胡大走了过来。胡大把手放进包里,握着板砖,想看看刘君卫要什么把戏。

刘君卫问道:“你在等路车?这么晚了,又下着大雪,只怕没有了。”

胡大忙撒谎说,他确实在等过路车到城里去,等了好一会儿,不知道没车了。

刘君卫跺着脚说:“雪太大了,这么冷,会把人冻坏的,不如到我家里坐一会儿,暖和暖和,等雪停了再走。”

胡大心里大喜,太好了,要是晚上突然敲门,刘君卫还不一定让他这个陌生人进去。事情突然变得简单了,他心里喊道,刘君卫,这可怨不得我,可是嘴上却客套:“这怎么好意思啊。”

坐进刘君卫的车里,胡大嘴角泛起了一丝冷笑。

他是来找刘君卫要工钱的,他想好了,如果对方不给,就拿板砖说话,就算拼个鱼死网破,也一定要把钱拿到手。胡大打工的工地,就是

刘君卫开发的房产,眼看到了年底,可是工钱只给了半。面对着不满的农民工,工程队队长老马吹胡子瞪眼地说,刘君卫只给了一半的工程款,他也没办法。

可是胡大急等钱用。老父亲的心脏病成天得吃药,为了买药,欠了亲戚不少钱,等着胡大年底回家还钱。这一半的工钱,根本无法还清欠款,更别说买年货过年了。

他只好再去找老马,老马被纠缠得烦了,没好气地叫道:“有本事你去找刘君卫啊!”

胡大热血上涌,情急之下拿着板砖就只身来到城边的小镇上,找刘君卫要钱。</p